

词学全书



古今詞論一卷

楊誠齋曰作詞有五要第一要擇腔腔不韻則勿作
如塞翁吟之衰颯帝臺春之不願隔浦蓮之奇
煞鬪百花之無味是也第二要擇律律不應則
不美如十一月須用正宮元宵詞必用仙呂宮
爲相宜也第三要句韻按譜自古作詞能依句
者少依譜用字者百無一二若歌韻不協奚取
哉或謂善歌者能融化其字則無疵殊不知製
作轉折用或不當則失律正旁偏側凌犯他宮

非復本調矣第四要推律押韻如越調水龍吟
商調二郎神皆用平入聲韻古調俱押去聲所
以轉折乖異苟或不詳則乖音昧律者反加稱
賞是解熙熙而啓齒也第五要立新意若用前
人詩詞句爲之此蹈襲無足奇也須作不經人
道語或翻前人意始能驚人若祇煉字句纔讀
一過便無精神不可不知也

張玉田曰填詞先審題因題擇調名次命意次選韻
次措詞其起結須先有成局然後下筆最是過

變勿斷了曲意要結上起下爲妙

詞中句法貴平妥精粹一曲之中安能句句高妙只要襯副得去于好發揮處勿輕放過自然使人讀之擊節

句法中有字面生硬字切勿用必深加鍛鍊字字推敲亮歌之妥溜方爲本色語方回夢窗精于鍊字者多從李長吉溫庭筠詩中取法來故字面亦詞中起眼處不可不留意也

詞要清空勿質實清空則古雅峭拔質寔則凝

言言
二
澁晦昧姜白石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迹吳夢窓
如七寶樓臺眩人眼目折碎下來不成片段此
爲清空質實之說

詞中用事要融化不澁如東坡永遇樂云燕子
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用張建封白石疎
影云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慵裏飛近蛾綠用
壽陽事又云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
北想環珮月下歸來化作此花幽獨用少陵詩
皆用事而不爲所使

詩難詠物詞爲尤難體認稍真則拘而不暢摹
寫差遠則晦而不明須收縱聯密用事合題如
邦卿東風第一枝詠雪雙雙燕詠燕白石齊天
樂賦促織金章精粹瞭然在目而不留滯于物
者也

詞之難于小令如詩之難于絕句蓋十數句間
要無閒句字要有閒意趣末又要有有餘不盡
之意

語句太寬則容易太工則苦澁故對偶處却須

言言
三
極工字眼不得輕泛正如詩眼一例若八字既
工下句便須少寬約莫太寬又須工緻方爲精
粹

王元美曰花間以小語致巧世說靡也草堂以麗字
取妍六朝隄也卽詞號稱詩餘然而詩人不爲
也何者其婉變而近情也足以移情而奪嗜其
柔靡而近俗也詩擘緩而就之而不知其下也
之詩而詞非詞也之詞而詩非詩也言其業李
氏晏氏父子者卿子野美成少遊易安至矣詞

之正宗也溫韋艷而促黃九精而刻長公麗而
壯幼安辨而奇又其次也詞之變體也詞興而
樂府亡曲興而詞亡非樂府與詞之亡其調亡
也

楊升菴曰玉田清空二字詞家三昧盡矣學者必在
心傳耳傳以心會意有悟入處又須跳出窠臼
時標新意自成一家若屋下架屋則爲人之臣
僕

填詞平仄及斷句皆有定數而詞人語意所到

時有參差如秦少遊水龍吟前段歇拍句云紅
成陣飛鴛鴦換頭落句云念多情但有當時皓
月照人依舊以詞意言當時皓月作一句照人
依舊作一句以詞調拍眼但有當時作一拍皓
月照作一拍人依舊作一拍爲是也又如水龍
吟首句本是六字第二句本是七字陸放翁此
調首句云摩訶池上追遊路則七字下云紅綠
參差春晚却是六字又如瑞雀仙水輪桂花滿
溢爲句以滿字叶而以溢字帶在下句別如二

句分作三句三句合作二句者尤多然句法雖
不同而字數不多少妙在歌者上下縱橫取協
爾

秦少遊踏莎行杜鵑聲裏斜陽暮極爲東坡所
賞後人病其斜陽暮爲重複非也見斜陽而知
日暮耳猶韋應物詩須臾風暖朝日曷旣曰朝
日又曰曷當亦爲宋人所譏矣此非知詩者也
古詩明月皎夜光明皎光非複乎李商隱詩日
向花間留返照皆然又唐詩青山萬里一孤舟

言詩
五
又滄溟千萬里日夜一孤舟宋人亦言一孤舟
爲複而唐人累用之不以爲複也

東坡賀新郎詞乳燕飛華屋云後段石榴半

吐紅巾蹙以下皆詠榴卜筊子缺月掛疎桐云

云縹緲孤鴻影以下皆說鴻別一格也

徐天池曰作詞對句好易得起句好難得收拾全藉
出場凡觀詞當先辨古今體製雅俗脫盡宿生
塵腐氣者方取咀味

陳眉公曰製詞貴于布置停勻氣脉貫串其過疊處

尤當如常山之蛇顧首顧尾

張世文曰詞體大畧有二一婉約一豪放蓋詞情蘊藉氣象恢弘之謂耳然亦存乎其人如少游多婉約東坡多豪放東坡稱少游爲今之詞手大抵以婉約爲正也所以後山評東坡如教坊雷大使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徐伯魯曰自樂府亡而聲律乖謫仙始作清平調憶秦娥菩薩蔓諸詞時因效之厥後行衛尉少卿趙崇祚輯爲花間集凡五百闕此近代倚聲填

詞之祖也放翁云詩至晚唐五季氣格卑陋千人一律而長短句獨精巧高麗後世莫及此事之不可曉者蓋傷之也然詩餘謂之填詞則調有定格字有定數韻有定聲至于句之長短雖可損益然亦不當率意爲之譬諸醫家加減古方不過因其大局而稍更之一或太過則失製方之本意矣

沈天羽曰調有定名卽有定格其字數音韻較然中有參差不同者一曰襯字因文義偶不聯暢用

一二襯之按其音節虛實間正文自在如南北
劇這那正個却字之類亦非增實落字面藉口
爲襯也一曰宮調所謂黃鐘仙呂諸宮歇指高
平諸調詞有名從同而所令宮調異字數多寡
亦因之異者如北劇黃鐘水仙子與雙調水仙
子異南劇越調過曲小桃紅與正宮過曲小桃
紅異之類是也一曰體製唐人長短句皆小令
耳後演爲中調長調一名而有小令復有中調
長調或系之以犯近慢別之如南北劇名犯賺

破之類又有字數多寡同而所入之宮調異名亦因之異者如玉樓春與木蘭花同以木蘭花歌之卽入大石調之類又有名異而字數多寡則同如蝶戀花一名鳳棲梧鵲踏枝如念奴嬌一名百字令醉江月大江東去之類不能殫述詞名多本樂府然去樂府遠南北劇名多本填詞然去填詞亦遠今按南北劇與填詞同者如青杏兒卽北劇小石調憶王孫卽北劇仙呂調生查子虞美人一剪梅滿江紅意難忘步蟾宮

滿路花戀芳春點絳唇天仙子傳言玉女絳都
春卜算子唐多令鷓鴣天鵲橋仙憶秦娥高陽
臺二郎神謁金門海棠春秋蕊香梅花引風入
松浪淘沙燕歸梁破陣子行香子青玉案齊天
樂尾犯滿庭芳燭影搖紅念奴嬌喜遷鶯搗練
子別銀燈祝英臺近東風第一枝真珠簾花心
動寶鼎現夜行船霜天曉角皆南劇引子柳梢
青賀聖朝醉春風紅林擒近驀山溪桂枝香沁
園春聲聲慢八聲甘州永遇樂賀新郎解連環

言言
集賢賓哨遍皆南劇慢詞外此鮮有相同者

俞仲茅曰詞全以調爲主調全以字之音爲主音有
平仄多必不可移者間有可移者仄有上去入
多可移者間有必不可移者倘必不可移者任
意出入則歌時有棘喉澁舌之病故宋時一調
作者多至數十人如出一吻今人旣不解歌而
詞家染指不過小令中調尙多以律詩手爲之
不知孰爲音孰爲調何怪乎詞之亡已

遇事命意忌庸忌陋忌襲立意命句句忌腐

忌澁忌晦意卓矣而束之以音屈意以就音而
意能自達者鮮句奇矣而攝之以調屈句以就
調而句能自振者鮮此詞之所以難也

小令佳者最爲警策令人勦褻裳涉足之想第
好語往往前人說盡當何處生活長調尤爲疊
疊染指較難蓋意窘于侈字貧于複氣竭于鼓
鮮不納敗比于兵法知難可焉

劉公勇曰詞亦有初盛中晚不以代也牛嶠和凝張
泌歐陽炯韓偓鹿虔扈輩不離唐絕句如唐之

言論
初未脫隋調也然皆小令耳至宋則極盛周張
柳康蔚然大家至姜白石史邦卿則如唐之中
而明初比晚唐蓋非不欲勝前人而中實枵然
取給而已于神味處全未夢見

詞起結最難而結尤難于起蓋不欲轉入別調
也呼翠袖爲君舞倩盈盈翠袖搵英雄淚正是
一法然又須結得有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
之妙乃得美成元宵云任舞休歌罷則何以稱
焉

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叔原則云今宵剩把
銀缸照猶恐相逢是夢中此詩與詞之分疆也
重字良不易如錯錯錯與忡忡之類須另出了
是上句意乃妙

詞有警句則全首俱動若賀方回非不楚楚總
拾人牙後慧何足比數

上脫香奩下不落元曲斯稱作手

竹枝柳枝不可徑律作詞然亦須不似七言絕
句又不似子夜歌又不可盡脫本意盤江門外

言
是儂家及曾與美人橋上別俱不可及

長調蕪累與癡重同忌襯字又不可少然忌淺
熟

中有對句正是難處莫認作襯句至五七言對
句使觀者不作對疑尤妙

紅杏枝頭春意鬧一鬧字卓絕千古字極俗用
之得當則極雅未可與俗人道也濕紅嬌暮寒
亦復移易不得

古人多于過變乃言情然其意已全于上段若

另作頭緒不成章矣

賀黃公曰詞家多翻詩意入詞雖名流不免李後主
一斛珠末句云繡牀斜凭嬌無那爛嚼紅絨笑
向檀郎唾楊孟載春繡絕句云閒情正在停針
處笑嚼紅絨唾碧窻此却翻詞入詩彌子瑕竟
效顰于南子

寫景之工者如尹鶚盡日醉尋春歸來月滿身
李重光酒惡時拈花蕊嗅李易安獨抱濃愁無
好夢夜闌猶剪燈花弄劉潛夫貪與蕭郎眉語

不知舞錯伊州皆入神之句

詞雖宜艷冶亦不可流于穢褻吾極喜康與之
滿庭芳寒夜一闕兼詞令議論敘事三者之妙
首云霜幕風簾閒齋小戶素蟾初上雕籠寫其
節序景物也玉杯醴醕還與可人同古鼎沉烟
篆細玉笋破橙橘香濃梳妝懶脂輕粉薄約畧
淡眉峯則陳設濟楚殺核精良與夫手爪顏色
一一如見矣換頭云清新歌幾許低隨慢唱語
笑相供道文書針線今夜休攻莫厭蘭膏更繼

明朝又紛冗匆匆則不惟以色藝見長宛然慧
心女子小窻中喁喁口角末云酩酊也龜兒未
卸先把被兒烘一段溫存旖旎之致咄咄逼人
觀此形容節次必非狹斜曲里中人又非望宋
窺韓者之事正希真所云真箇憐惜也此等處
舉一以槩其餘在讀詞者自知之

小詞以含蓄爲佳亦有作決絕語而妙者如韋
莊誰家年少足風流妾擬將身嫁與一生休縱
被無情棄不能羞之類是也牛嶠須作一生拚

盡君今日歡抑其次矣柳耆鄉衣帶漸寬終不
悔爲伊消得人憔悴亦卽韋意而氣加婉

詞家須使讀者如身履其地親見其人方爲蓬

山頂上

詞之最醜者爲酸腐爲怪誕爲麤莽以險麗爲
貴矣又須泯其鏤刻痕乃佳

作險韻者以妥爲貴如史梅溪一斛珠用愜躡
叠接等韻語甚生新却無一字不妥

韓幹畫馬而身作馬形凝思之極理或然也作

詩文亦必如此始工如史邦卿咏燕幾于形神
俱似姜白石咏蟋蟀蟋蟀無可言而言聽蟋蟀
者正姚鉉所謂賦水不當僅言水當言水之前
後左右又如張功甫月洗高梧一闕不惟曼聲
勝其高調形容處亦心細如髮皆姜詞之所未
發嘗觀姜論史詞不稱其軟語商量而賞其柳
昏花瞑固知不免項羽學兵法之恨

長調最忌演奏如蘇養直獸鑾半掩前半皆景
語至漸迤邐更催銀箭以下則觸景生情緣情

布景節節轉換穠麗周密譬之織錦家真實氏
回文梭矣

詞有如張融危膝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如劉
改之天仙子別妾諸詞再若效擧寧非打油惡
道乎然篇中雪迷村店酒旗斜固非雅流不能
道無名氏青玉案日落日解鞍芳草岸花無人
戴酒無人勸醉也無人管語淡而情濃事淺而
言深真得詞家三昧

蘇子瞻有銅喉鐵板之譏然其浣溪紗春閨曰

綵索身輕嘗趁燕紅窻墜重不聞鶯如此風調
令十七八女郎歌之豈在曉風殘月之下

卓珂月曰昔人論詞曲必以委曲爲體雄肆其下平
然晏同叔云先君生平不作婦人語夫委曲之
弊入於婦人與雄肆之弊入於村漢等耳

顧宋梅曰詞雖貴于情柔聲曼然第宜于小令若長
調而亦囁囁細語失之約矣必慷慨淋漓沉雄
悲壯乃爲合作其不轉韻者以調長恐勢散而
氣不貫也

言言
彭駿孫曰詞以自然爲宗但自然不從追琢中來便
率易無味如所云絢爛之極乃造平淡耳若使
語意淡遠者稍加刻畫鏤金錯繡者漸近天然
則爲絕唱矣

作詞必先選料大約用古人之事則取其新僻
而去其陳因用古人之語則取其清雋而去其
平實用古人之字則取其鮮麗而去其淺俗

詞雖小道然非多讀書不能工方虛谷之譏戴
石屏楊用修之論曹元寵古人且然何況今日

董文友曰金粟謂近人詩餘能作景語不能作情語
僕則謂情語多景語少同是一病但言情至色
飛魂動時乃能于無景中着景此理亦近人未
解艾菴乃謂僕自道試以質之阮亭

鄒程邨曰俞少卿云郎仁寶謂填詞名同而文有多
寡音有平仄各異者甚多悉無書可證三人占
則從二人取多者證之可矣所引康伯可之應
天長葉少蘊之念奴嬌俱有兩首不獨文稍異
而多寡懸殊則傳流抄錄之誤也樂章集中尤

多其他往往平仄小異者亦多吾向謂間亦有
可移者此類是也又云有二句合作一句一句
分作二句者字數不差妙在歌者上下縱橫所
協此自確論但子瞻填長調多用此法他人卽
不爾至于花間集同一調名而人各一體如荷
葉盃訴衷情之類至河傳酒泉子等尤甚當時
何不另創一名耶殊不可解愚按此等處近譜
俱無定例作詞者旣用某體卽註于本題下可
也

朱承爵存餘堂詩話云詩詞雖同一機杼而詞
家意象與詩畧有不同句欲敏字欲捷長篇須
曲折三致意而氣自流貫乃得此語可爲作長
調者法蓋詞至長調變已極矣南宋諸家凡偏
師取勝者莫不以此見長而梅溪白石竹山夢
窻諸家麗情密藻盡態極妍要其瑰琢處無不
有蛇灰蚓線之妙則所謂一氣流貫也

小調換韻長調多不換韻間如小梅花江南春
諸調凡換韻者多非正體不足取法

咏物固不可不似尤忌刻意太似取形不如取
神用事不若用意

咏古非惟着不得宋腐論并着不得晚唐人翻
案法反復流連別有寄托如楊文公讀義山珠
箔輕明一絕句能得其措辭寓意處便令人感
慨不已

王阮亭曰空得鬱金裙酒痕和淚痕舒亶語也鍾退
谷評閻丘曉詩謂具此手段方能殺王龍標此
等語乃出渠輩手豈不可惜僕每讀嚴分宜鈐

山堂詩至佳處輒作此嘆

平蕪盡處是春山
行人更在春山外
升菴以擬石曼卿水盡天不盡
人在天盡頭未免河漢蓋
意近而工拙懸殊
不啻霄壤且此等入詞爲本色
入詩卽失古雅可與知者道耳

唐無詞所歌皆詩也
宋無曲所歌皆詞也
宋諸名家要皆妙解絲肉精于抑揚抗墜之間故能
意在筆先聲叶字表
今人不解音律毋論不能
創調卽按譜徵詞亦格格有心手不相赴之病

言
欲與古人較工拙于毫釐難矣

或問詩詞詞曲分界予曰無可奈何花落去似
曾相識燕歸來定非香箋詩良辰美景奈何天
賞心樂事誰家院定非草堂詞也

沈去矜曰詞不在大小淺深貴於移情曉風殘月大
江東去體製雖殊讀之皆若身歷其境恫怛迷
離不能自主文之至也

白描不可近俗修飾不得太文生香真色在離
卽之間不特難知亦難言

僻詞作者少宜渾脫乃近自然常調作者多宜
生新斯能震動

男中李後主女中李易安極是當行本色前此
太白故稱詞家三李

李後主拙於治國在詞中猶不失爲南面王覺
張郎中宋尙書直衙官耳

張祖望曰詞雖小道第一要辨雅俗結構天成而中
有艷語雋語奇語豪語苦語癡語沒要緊語如
巧匠運斤毫無痕跡方爲妙手古詞中如秦娥

言言
六
夢斷秦樓月小樓吹徹玉笙寒香老春蕪償盡
迷樓花債艷語也對桐陰滿庭清晝任老却蘆
花秋風不管只有夢來去不怕江闌住雋語也
試問琵琶口沙外怎生風色河星潏灑春雲熱
月輪桂老撐破珠胎柳鎖鶯魂奇語也卷起千
堆雪任天河水瀉流乾銀汁易水蕭蕭風冷滿
座衣冠如雪豪語也淚花落枕紅綿冷黃昏却
下瀟湘雨楊柳梢頭能有春多少斷送一生憔悴
能消幾箇黃昏斷魂千里夜夜岳陽樓苦語

也海棠開後望到如今惟有樓前流水應念我
終日凝眸蟋蟀哥哥倘後夜暗風淒雨再休來
小窻悲訴癡語也這次第怎一愁字了得怕無
人料理黃花等閒過了一寸相思千萬結人間
沒箇安排處沒要緊語也此類甚多畧拈出一
二至如密約偷期把燈撲滅巫山雲雨好夢驚
散等字而惡俗不特見者欲嘔亦且傷風敗俗
大雅君子所不道也

節錄揆天詞序

李東琪曰小令敘事須簡淨再著一二景物語便覺

言
言
筆有餘閒中調須骨肉停勻語有盡而意無窮
長調切忌過于鋪敘其對仗處須十分警策方
能動人設色旣窮忽轉出別境方不窘于邊幅
詩莊詞媚其體元別然不得因媚輒寫人淫褻
一路媚中仍存莊意風雅庶幾不墜

論古詞而由其腔則音節柔緩無馳驟之法故
體裁宜嫵媚不宜壯激論古詞而由其調則諸
調各有所屬後人但以小令中長分之不復問
某調在九宮某調在十三調競製新犯名目矜

巧爭奇不知有可犯者有必不可犯者如黃鍾
不可先商調商調亦不可與仙呂相出入苟不
深知音律莫若依樣葫蘆之爲得也

張砥中曰凡詞前後兩結最爲緊要前結如奔馬收
韁須勒得住尙存後面地步有住而不住之勢
後結如衆流歸海要收得盡迴環通首源流有
盡而不盡之意

一調中通首皆拗者遇順句必須精警通首皆
順者遇拗句必須純熟此爲句法之要

李笠翁曰作詞之難難于上不似詩下不類曲立于
二者之中致空疎者作詞無意肖曲而不覺彷彿
乎曲有學問人作詞儘力避詩而究竟不離
于詩一則苦于習久難變一則迫于舍此實無
也欲去此二弊其究心于淺深高下之間乎

毛稚黃曰詞家刻意俊語濃色此三者皆作神明然
須有淺淡處平處忽著一二乃佳如美成秋思
平敘景物已足乃出醉頭扶起寒怯便動人工

妙

李易安春情清露晨流新桐初引用世說全句
渾妙嘗論詞貴開宕不欲沾滯忽悲忽喜乍遠
乍近所爲妙耳如遊樂詞須微着愁思方不癡
肥李春情詞本閨怨結云多少遊春意更看今
日晴未忽爾拓開不但不爲題束并不爲本意
所苦直如行雲舒卷自如人不覺耳

前半泛寫後半專敘蓋宋詞人多此法如子瞻
賀新涼後段只說榴花卜算子後段只說鳴鴈
周清真寒食詞後段只說邂逅乃更覺意長

言
北宋詞之盛也其妙處不在豪快而在高健不在艷褻而在幽咽豪快可以氣取艷褻可以意工高健幽咽則關乎神理骨性難可強也

藝苑卮言云填詞小技尤爲嚴緊夫詞宜可自放而元美乃云嚴緊知詞故難作詞亦未易也

柴虎臣云指取溫柔詞歸蘊藉曠而閨帷勿浸而巷曲浸而巷曲勿墮而邨鄙又云語境則咸陽古道汴水長流語事則赤壁周郎江州司馬語景則岸草平沙曉風殘月語情則紅雨飛愁

黃花比瘦可謂雅暢

詞家意欲層深語欲渾成作詞者大抵意層深者語便刻畫語渾成者意便膚淺兩難兼也或欲舉其似偶拈永叔詞云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鞦韆去此可謂層深而渾成何也因花而有淚此一層意也因淚而問花此一層意也花竟不語此一層意也不但不語且又亂落飛過鞦韆此一層意也人愈傷心花愈惱人語愈淺而意愈入又絕無刻畫費力之迹謂非層深

詞論
而渾成耶然作者初非措意直如化工生物笋
未出而苞節已具非寸寸爲之也若先措意便
刻畫愈深愈墮惡境矣此等一經拈出後便當
掃去

東坡大江東去詞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
赤壁論調則當于是字讀斷論意則當于邊字
讀斷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論調則了字當屬
下句論意則了字當屬上句多情應笑我早生
華髮我字亦然又水龍吟細看來不是楊花點

點是離人淚調則當是點字斷句意則當是花
字斷句文自爲文歌自爲歌然歌不礙文文不
礙歌是坡公雄才自放處他家間亦有之亦詞
家一法

吳夢窗唐多令第三句縱芭蕉不雨也颺颺此
句譜當七字上三下四句法則也字當爲襯字
觀後燕辭歸客尙淹留又劉過詞二十年重過
南樓文天祥詞葉聲寒飛透窻紗可見詞統註
縱字襯誤

周清真少年遊題云冬景却似飲妓館之作只起句并刀似水四字若掩却下文不知何爲陡著此語吳鹽新橙寫境清別錦幄數語似爲上下太淡宕故著濃耳後闕絕不作了語只以低聲問三字貫徹到底蘊藉嫵娜無限情景都自纖手破橙人口中說出更不必別著一語意思幽微篇章奇妙真神品也

清真不染鶯黃詞忽而歡笑忽而悲泣如同枕席又在天畔真所謂不可解不必解者此等最

是難作作亦最難得佳夜漸深籠燈就月仔細
端相義仍之就月籠燈衫袖張出此

晚唐詩人好用疊字語義山尤甚殊不見佳如
迴腸九疊後猶有剩迴腸地寬樓已迴人更迴
於樓行到巴西覓譙秀巴西唯是有寒蕪至於
三疊者望喜樓中憶閩州若到閩州還赴海閩
州應更有高樓之類又如菊詩暗暗淡淡紫融融
冶黃亦不佳宋李照聲聲慢秋情詞起法
似本於此乃有出藍之奇蓋此等語自宜於填

詞家耳

填詞長調不下於詩之歌行長篇歌行猶可使
氣長調使氣便非本色高手當以情致見佳蓋
歌行如駿馬驀坡可以一往稱快長調如嬌女
步春旁去扶持獨行芳徑徙倚而前一步一態
一態一變雖有強力健足無所用之

宋人詞才若天縱之詩才若天紉之宋人作詞
多綿婉作詩便糲作詞多蘊藉作詩便露作詞
頗能用虛作詩便實作詞頗能盡變作詩便板

沈伯時樂府指迷論填詞咏物不宜說出題字
余謂此說雖是然作啞謎亦可憎須令在神情
離卽間乃佳如姜夔暗香詠梅云算幾番照我
梅邊吹笛豈害其佳

周美成詞家神品如少年遊馬滑霜濃不如休
去直是少人行何等境界若柳七郎此處如何
煞得住

秦樓月仄韻調也孫夫人以平聲作之聲聲慢
平韻調也李易安以仄聲作之豈二調原皆可

平可仄抑二婦故欲見別逞奇實非法邪然此
二詞乃更俱稱絕唱者又何也

南曲將開填詞先之花間草堂是也北曲將開
絃索調先之董解元西廂記是也此卽是北填
詞也然填詞盛於宋至元末明初始有南曲其
接續之際甚遙絃索調生於金而入元卽有北
曲其接續也相踵斯又聲音氣運之微殆有不
可以臆測者

詞句參差本便旖旎然雄放磊落亦屬偉觀成

都太倉稍臚上次而足下持厥成言又益增峻
遂使大江東去竟爲逋客三逕初成沒齒長窺
揆之通方酷未昭晰借云詞本痺格調宜冶唱
則等是以降更有時曲今南北九宮猶多輦鐸
之音况古創茲體原無定畫何必抑彼南轅全
還北轍抽兒女之狎衷頓壯士之憤薄哉 節錄
與沈去矜論填詞書

仲雪亭曰作詞用意須出太想外用字如在人口頭
創語新鍊字響翻案不雕刻以傷氣自然遠庸

言
三
熟而求生再以周清真之典麗姜白石之秀雅
史梅溪之句法吳君特之字面用其所長棄其
所短規漢研揣豈不能與諸公爭雄長哉

詞韻目錄

東董韻

江講韻

支紙韻

魚語韻

佳蟹韻

真軫韻

元阮韻

蕭篠韻

歌哿韻

麻馬韻

庚梗韻

尤有韻

侵寢韻

覃感韻

屋沃韻

覺藥韻

質陌韻

物月韻

合洽韻

附

柴氏古韻通畧

詞韻論略

楊升菴曰沈約之韻未必悉合聲律而詩人守之如金科玉條此無他今之詩學李杜李杜學六朝往往用沈韻故相襲不能革也若作填詞自可通用如卦畫與怪壞同押貝與采同音乃鳩舌之病豈可以爲法耶然予觀宋人填詞亦已有開先者蓋真見在人心目有不約而同者俗見之膠固豈能昧豪傑之目哉東坡一斛珠蔣捷元夕女冠子是駁正畫卦與怪壞字同押之謬也

毛馳黃曰填詞之韻大約平聲獨押上去通押然間有三聲通押者如西江月少年心換巢鸞鳳之類故去矜于每部韻俱總統三聲而中又明分平仄凡十四部至于入聲無與平上去通押之法故後又別爲五部云

沈氏著此譜取証古詞考據甚博惟以名手雅篇灼然無弊者爲準至于濫通取便古來自多不爲訓也

有宋諸公雅號名家篇盈什百乃秦觀秋閨慢暗

累押仲淹懷舊外淚莫辨邦彥美人心雲並陳少
隱禁煙南天雜押棄疾諸作歌麻通用李景春恨
詞本支紙韻而中闌入來字其他固未易闡數故
知當時便已縱逸世鮮通韻之人傳譌至今莫能
彈射而翦才劣手苦于按譜更利其疎漏借以自
文其流禍可勝道哉

宋詞如辛棄疾南柯子新開河詞本佳蟹韻而起
韻用時字歐陽修踏莎行離別詞本支紙韻而未
韻用外字姜夔疎影咏梅詞本屋沃韻而中用北

言首
字柳永送征衣詞本江講韻而未用遙字當是古
人誤處未宜遽用爲例

鄒程邈曰詞韻本無蕭畫作者遽難曾隨分合之間辨
極銖黍今觀宋詞有通用至數韻者有忽然出一
韻者有數人如一轍者有一首而僅見者後人不
察利爲輕便一韻偶侵遂延他部數字相引竟及
全文此毛氏一人通譜全族通譜之喻爲不易也
學者多覽古籍恪遵成法并舉習見者爲繩尺自
鮮蹉跌無遽以魯男子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耳

趙千門曰詩韻中十灰十三元上聲十賄十三阮去聲
十卦十一隊十四願皆去聲割半分用者也今考
宋詞凡遇此等韻一槩不分悉依詩韻原本如稼
軒沁園春用灰韻秦少游千秋歲用隊韻俱全用
不分將以宋人爲全遵沈韻耶其不遵者乃十之
八九考白樂天長相思詞用支微韻已與灰半通
用唐人守沈韻如山而作詞已透宋人之韻可見
詩與詞時分今古韻亦各有攸宜况各韻分半洪
武正韻已然後有作者自當奉以爲準有宋辛秦

諸公多仍唐韻然不必相沿矣

入聲最難判斷去矜分爲五韻亦就宋詞中較其
大略以爲區別耳今細檢昔賢諸詞如去矜者十
之七彼此牽混者亦有十之三卽如物部等字押
于舊詞絕少其僅見者東坡念奴嬌物與雪滅髮
燕等同押介甫雨淋鈴物與砧窟渤沒等同押似
物部當通月曷等部矣而念奴嬌不免雜用壁字
雨淋鈴不免雜用出字何爲又入于質陌韻乎至
于辛稼軒滿江紅詞物部全與質陌部同押是又

與質陌通矣再考洪武正韻物部亦併入質部但
歷考唐宋詩詞物部有時單通月曷有時與質陌
月曷等俱通前輩旣已游移今日仍無畛域此道
將流于漶漫故亦依去矜所分者分之

丁歐冶曰詞韻久無成式初見璫村山人詞韻辨似乎
可遵及觀其分全韻爲十九韻以塞瑟澁等通支
時韻補上聲以十射拾等通齊微韻作平聲以日
昶尺等通味未韻作去聲種種紛雜或作或補而
抹殺入聲不特于填詞悖謬且有乖于曲韻在唐

宋名家既無考據而用義轉換又無成說于是知
去矜此書不失前人倚聲之意更得從來叶韻之
微雪亭闡而訂定之百世而下孰得孰失自有能
辨之者

沈通聲曰自有詞以來韻書漫無所宗僕因丁子歐冶
得交于仲子雪亭雪亭著作累千百時出其詩詞
與僕商確一日袖沈氏詞韻示僕曰是編爲詞家
津筏奈縉本既多註誤刊書又復魯魚亥豕參錯
遺漏余細心考較三閱月而成書僕笑曰子有是

編豈宜獨秘雪亭曰是輯原爲奚囊之用非欲公
之海內也僕叩其說雪亭謂韻書向以音聲爲序
次如一東必自東凍凍聯貫而下採用者苦于繼
閱余臆爲次第以作詞所常用者列于前偶用者
次之難用者又次之以此問世或者扭于成法反
以舛錯見譏僕曰否否書以適用爲貴前此去矜
先生旣取詩韻而分之合之吳蘭次趙千門兩先
生之刻復有刪有改已不遵休文原韻剪其繁蕪
而另爲編輯子之序次又何礙焉

陸蓋思曰予友沈去矜著詞韻一書未及梓行而歿余
謂此書實詞學功臣何也詩詞之道雖不同而一
規于韻韻之不講詞于何有去矜博考古詞叅之
音律以正當世誤用曲韻之病曲韻宗中原音韻
乃周德清所編北曲韻也夫詞韻平聲獨用上去
通用間有三聲通押者而入聲不與焉中原音韻
則四聲通用考之唐宋詞家概無是例至于眩轟
崩烹盲弘鵬等字詞韻收入庚梗韻而周韻收入
東鐘韻浮字詞韻收入尤有韻而周韻收入魚模

韻則周韻之不通于詞韻昭然矣學者利于易押
苟且傳會將為樂府古詩風雅體亦可用詞韻乎
或曰洪武正韻亦可用乎夫正韻固同文之書而
以之作詞不無扞格要之去矜韻不可易雪亭起
而訂定之詞韻其完書矣

仲雪亭曰古無詞韻旣曰詩餘自應以詩韻為準唐人
以詩取士且頒行成式不敢游移故唐詞多守沈
韻然太白樂天輩每有旁通夫業已流濫而不分
界限毋恠高才達見者輒曰詞何嘗有韻哉隨意

而已今世不無通韻之人第慮韻書一出而議論
譁然編者一片苦心而聞者反增咋舌詞韻之訂
其何如鄭重歟

韻目總統平上去三聲之義毛子詳言之矣但以
平聲貫上去而弁之曰東董韻似乎曲韻然不貫
以三聲二字則間或通押之義不彰不別以平仄
二音則上去常通之旨不著然既本詩韻則源流
自不可混通用之中一東二冬一董二腫仍不敢
竟削依次編入唐人韻界各自標題庶寬嚴之間

不碍用者之審擇云

去聲韻目曰東董韻江講韻名曰三聲而止列平
上二韻入聲又連兩字曰屋沃曰覺藥其法又似
紛雜不知前人自有深意蓋平聲通用只以前一
平韻該之上去通用則一仄字可以該上去何妨
以上聲一韻該之至于入聲連稱二字者亦以見
通用之義并以少該多之意也其分半韻者如序
次宜貫韻目而以非全韻故標其目而仍序其字
于各韻之後

佳字原居牙切音加此本音也詩韻作皆字音今
依洪武正韻將佳字改入麻字韻其蛙娃媧等字
沈韻中兩韻並列者存否悉遵宋詞

詩韻嚴而古風每至百餘韻詞律寬而一韻不過
數字凡奇僻字面詩韻不妨備載詞韻似無所用
且詩近古押字不妨奇奧詞近今倘字面大生則
觀者觸目然一槩削去恐不成書今但稍爲次第
仲子觀曰韻書之訂原爲作家利用而設編次旣成而
音釋不明亦是缺典然韻有一字一音者有一字

兩音者有一字三四音者音既不同義亦各別且
有一字一義者有一字數義者廣釋則繁偏釋則
漏如解字屬字之類一字數音者也更字經字停
字之類一音數義者也家雪兄于一音一義者詳
釋本音之下于數音數義者寧闕而不釋以聽用
者之自爲斟酌可焉

仲曾庵曰書以適用爲貴旨哉通聲氏之言也古之輯
韻者如崆夏等字以其難施于韻脚纔該等字以
其字面近俚縱或押入恐多勉強故皆逸而不錄

言音
先輩守之爲章程焉後人起而增補之猶戒勿妄
用慮其不易安雅也今世名手生新鬪巧不無雅
合然亦多窒澁自沈氏詞韻出而四方翕然宗之
然猶仍休文舊本初無隔別家 雪亭叔父細加
較訂別其難易彙而編之其平顯易押者悉居韻
前以便矢口可得其難澁棘手者次隸于後以俟
文心慧巧不爲扞格之士雖云並存正適聲適用
爲貴之義也覽是編者其亦思此種命意乃推廣
古人用心非因音聲而設也其字韻音義從來輯

韻諸家略箋習聞餘皆望湔不唯偏設亦使學者
生疑故槩不偏釋寧闕勿漏同志者或不以此爲
河漢否

仲川叔曰自古文章無韻其轉押成音秦漢之間多有
之詩三百篇多用叶法變而騷賦之翻覆轉折則
以韻爲鏗鏘至五七言體成而有詩韻元人樂府
出而有曲韻曲卑于詞而詞爲詩之餘曲有成韻
而詞無定期嚴謹者以詩韻爲韻放逸者以無韻
爲韻填詞之法遂無正律非沈氏酌古準今辨晰

音義此道幾如岐路當世之士不遵詩韻則遵曲
韻然沈天羽云曲韻以上支紙寘分作支思韻下
支紙寘分作齊微韻上麻馬禡分作家麻韻下麻
馬禡分作車遮韻而入聲隸之平上去三聲則曲
韻不可爲詞韻明矣而胡文煥文會堂詞韻似乎
眼開乃平上去三聲用曲韻入聲用詩韻居然大
言世不復考將詞韻不亡于無而亡于有善哉言
乎 家嚴取去衿韻參以藺次千門兩先生舊刻
斟酌損益彙寫成帙以供吟嘯之需適吾友王子

靜齋見之曰詞韻久無定律是編足爲世楷模曷
不壽之梨棗以公海內因從所請爰付剞劂

李玉田曰韻有穿鼻抵齶閉口諸條其理甚微苟垂一
毫差之千里故音注反切最難是刻之注俱博考
古韻書字書援據的當方以入注毋敢稍憑私臆
或苟取趨口呼聲之弊識者辨之

唐人詩韻分部頗嚴詞家取而通之則從寬矣是
刻于唐人韻部但註明其詞之可通者而已部皆
仍舊不敢妄移俾作者通用之可以爲詞專用之

則仍可以爲詩是一書而仍具兩書之用耳

柴虎臣先生著柴氏古韻通其書該博幾于千葉
一時未能卽出行世毛稚黃先生爲之括略大概
已具刻在韻學通指中然世人見之者仍少而楊
升菴本不知音韻妄撰韻經迷誤後學遂使古韻
爲之晦蝕毛先生韻學通指有韻問第六篇駁之
甚詳茲刻特取柴氏古韻通略附梓于後使作古
詩樂府騷賦諸體者瞭焉有稽滄訛悉正古學復
興此又爲詞場一大快事也